

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

世 界 禁 书 文 库



羽 蛇

[英] 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 / 著

九 州 出 版 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羽 蛇

(上)

原 著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翻 译 朱敬仁

世界禁书文库

羽 蛇

(下)

原 著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翻 译 朱敬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世界禁书文库/汪彦博主编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2000.10
ISBN 7-80114-566-6
I.世... II.汪...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
IV.I1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817 号

世界禁书文库 羽 蛇

作 者: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译 者:朱敬仁

责任编辑:刘小曼

封面设计:曹庆霞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:100081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:391 千

印张:19.25 印数:2 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14-566-6/I·101 全套定价:5800.00 元(全 58 册)

作者简介

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(1885 — 1930),英国小说家。

1885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附近的一个矿区小镇。

1912他与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一见倾心,并于私奔途中完成了其成名作《儿子与情人》。1915年完成并出版了《虹》,但不久遭查禁。1917年完成了《恋爱中的女人》,即被查封的长篇小说《虹》的续篇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他充分发挥其旺盛的创作精力,两年内完成了散文集《大海和撒丁岛》,长篇小说《阿伦的杖杆》、《努恩先生》以及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。1927年完成其长篇小说《袋鼠》,三年后又写出了著名长篇著作《羽蛇》。1928年抱病完成其最后一篇作品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之后,于1930年在法国南部去世。

第十六章 希庇阿诺与凯特

一到周六下午，挂着大方帆的船只，便一队队地从湖上的轻雾中浮现出来，向岸边靠航。它们从西方、从特拉帕尔塔皮克运来大草帽、毯子和陶器，从艾克斯特拉胡坎、扎拉美和拉兹玛斯运来草垫子、木材、煤炭和柑橘，从图利潘、修斯修可和克里斯托巴尔运来西瓜、西红柿、芒果、蔬菜和桔子，也运来红红的、同时又极易破碎的砖瓦。这样，煤炭、木材等各种物资便源源不断地从湖那边的干燥的山区运到这里。

差不多每一个周六下午，五点钟左右，凯特都要来到湖边，看这些平底儿大船慢悠悠地浮上浅滩，在在暗淡的黄昏中卸货。她饶有兴致地看男人们抱着大西瓜，跑下搁板，在脏乎乎沙滩上摆成一座小山儿；墨绿色的西瓜、常常带着个小白“肚子”；西红柿则卸在湖边浅水里，由女人们把它们洗干净；西红柿在水中蹦跳，仿佛朵朵跳跃的红云。

厚重的红砖则卸在破烂的防水堤上，排成一列。接着，

一队队的驴子便跑下沙滩，来到这里，装上红砖，然后，摇着耳朵，驮着红砖走了。

脚夫在忙着卸煤；煤是用破麻袋装着的。

“妮娜，你要煤吗？”一个背着两个煤袋子的脚夫问。

“什么价钱？”

“两麻袋二十五里尔。”

“我出二十里尔。”

“好吧，女士。但要付两个里尔的运费。”

“运输费应由货主付。”凯特说，“不过，我可以付二十桑特瓦。”

脚夫走了，光着脚踩在满是石头的地上，背着两袋煤还能够一路小跑。这儿的男人都能扛很重的东西，他们从不管东西有多沉。好像他们天性就喜欢在背上压一块大石头，以实现内心深处的抵抗欲望。

运来的瓜果蔬菜多种多样，有番石榴、甜柠檬、芒果、桔子、胡萝卜、仙人果、土豆、圆葱，等等。这些水果和蔬菜都预先在篮子里装好，船一靠岸，人们便挎上篮子，一路飞跑，奔向广场。

运来的炒锅、罐子、坛子、平底煎锅等器皿，一般卸货较晚。

西边儿，人们在卸各种衣物，有的人头顶十几顶大草帽，有的人拿着各种各样的草鞋，有的则肩上搭着一叠毯衣，也是一路飞跑，赶向广场。

这种忙碌的情景颇为有趣，然而，也有种沉重的、令人窒息的气氛在里边。这些人来到广场上似乎不是为了卖东

西，而是为了吵架；广场上有许多这样的人：他们不想买东西，却专门找卖东西的人无理取闹。这样，吵架总是时有发生。

当教堂晚钟敲响的时候，广场上的集市已开放了。环场人行道全被小货摊儿占满了：卖西瓜的，卖陶器的，卖草帽、草鞋的；卖衣领和衣袖边饰的，还有卖各种水果和糖果的。摊主蹲在小摊儿后面。来这里摆摊的人仍在增多，从乡下来的人们，牵着驴，驮着商货，仍往广场里挤着。

然而，没有人大声喧哗，甚至你根本听不到什么声音——绝不像地中海地区的市场那么喧闹。而只有意志的对接、抵抗；这种敌对永远只停留在精神领域。

天黑了，摊子上都点起了自家做的小灯，灯光摇曳着；穿白衣服，戴大草帽的印第安人蹲在地上，等待买主。他们不推销他们的东西，也不主动把东西拿给人看，甚至连看都不看你一眼。他们内在的仇恨——对世界的仇恨，和对人生的冷漠，已经束缚住了他们的思想，使他们无法做生意。

有时，凯特觉得这集市很好，令人欢快又自如，但多数情况下，她会觉得它沉重，难言的沉重，那沉重使她的精神在默默地堕落。于是，她想逃开；最主要的，她需要卡拉斯克先生的安慰，和“克斯卡埃多颂歌”；这是惟一能使她逃开这个可怕的世界的东西。

人们又在谈论革命，广场上的气氛更加令人不安，黑色的、精神上的敌对更加浓厚。一对一对的，看起来好像外国人的士兵在广场上巡游。他们背着枪，挎着刀，又高又瘦，北方人的野蛮的脸孔，操着怪怪的北方话，比凯特更像外国

人。

食品店里灯光较亮，男人们在一张搭起来的长板上坐了一排，他们喝汤，吃手抓食品。送奶的人骑着马走进广场，奶罐子搭在马前肩上。他慢慢穿过人群，来到食品店跟前。他骑在马上，把奶倒到顾客的碗里，然后便在马上吃饭、喝汤，像座雕塑。农民们在漫无目的地转悠，吉他手又开始神秘秘地歌唱。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仍在把姑娘、小伙子、带着孩子的父亲，送进广场；他们都是从城里来的。

广场里，有一层重压悬浮在昏黄的灯光之上。白衣服、大草帽的男人在转悠，围着黑头巾的妇女们在悄然走动，头上是黑黑的树影，只有旅馆门口点着电灯，还比较亮堂。吉他手的歌声低低的、内向的、古怪的，尽管穿着各色裙子的城里姑娘有一点活泼气，但广场上的气氛总体上令人压抑。

沉重的压抑，令人不解的压抑，这压抑是对一切活生生的否定，它源于这些农民的黑暗的灵魂。只是可惜了、可怜了那些从格瓦多洛埃洛城里来的姑娘们：她们打扮一新，手拉着手，在广场上走来走去，渴望引起人们的注意；然而，她们得到的只是来自农民们的灵魂深处的否定，也许是一种恨。这些农民，这些土著人似乎对一切都有种抗拒的念头，这种念头使任何场合里的气氛，对于一颗健康的心灵来说，都是灾难性的。

凯特几乎想哭：这些可怜的姑娘，他们渴望被注意，而得到的只是被否定；她们的美被践踏，沦为牺牲品。

突然，一声枪响。广场上的人立刻钻进周围的商店和街道，广场很快就空了。一个人坐在长凳上、抱着一杆枪，枪

口冲着天。他是个从城里来的醉鬼，只是在放空枪；人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知道他在放空枪，但仍往外跑。

他又冲天开了两枪。一个矮小的军官从街道上飞速跑进广场，直奔醉鬼，乘酒鬼还未反应过来，军官打了他两个嘴巴，接着，军官抓住他的胳膊，夺下他的枪。

两个士兵跑过来，军官对他们说了几句，他们向军官敬礼之后，带着醉鬼走了。

人群又涌回广场。凯特的心还在怦怦地跳个不停；两个士兵押着的醉鬼，从不远处的灯下走过，鼻子流着血。逃走的朱阿娜现在又回到凯特身边。她拉着凯特的手，说：

“看！妮娜！是将军。”

凯特惊了一下，从凳子上站起来；军官在向她敬礼。

“希庇阿诺先生！”她说。

“正是！”他说，“刚才害怕了吗？”

“不太怕。我觉得那个醉鬼没什么恶念头。”

“是的，只是要酒疯了。”

“我想回去。”

“可以和你一起走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

他们一起走了，经过教堂，走向湖边。一弯明月挂在山间，微风东吹，那是来自太平洋的轻风，清新柔和。湖边停着许多小船儿，船上点着灯盏，有的在船篷里，有的在外边，灯光下，妇女们在做饭。

“今夜很美。”凯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说。

“再加上一弯明月。”他说。

朱阿娜紧跟在他们俩儿后面，再后面是两名士兵。

“他们在保护你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是的。”他说。

“可是——这儿的月亮就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友好和可爱。”凯特说。

“都是同一个月亮。”他说。

“但月光不一样，这儿的令人不悦，欧洲的使人欢快，我觉得它想伤害我。”

他默然了一阵子，说：

“也许是你的某些欧洲的精神性东西伤害了我们墨西哥的月亮。”

“可我是带着良好的愿望来的。”

“你良好的愿望是欧洲的，不是墨西哥的。”

凯特觉得被击中似的，一时无语。

“是墨西哥的月亮排斥我。”她说。

“是你排斥墨西哥的月亮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她说。

他们转上通往凯特住处的路。这里有几棵大树，树下栅栏的后面是几座土坯房。凯特常来这里，隔着矮石墙，冲着一头驴子笑，她笑那头驴子，也笑拴在一棵树上的一只绵羊，笑只穿一件小背心、见她来就躲到墙角的一个小孩。

希庇阿诺和凯特坐在阳台上，她用苦艾酒招待他，但他不喝。

他们坐在那儿，谁也不说话。基泽斯照看的发电机在工作。远处传来公鸡打鸣的叫声，沙哑而强劲。

“真怪！”她说，“这个时候打鸣！”

“这是墨西哥！”他笑了。

“是的，墨西哥！”

“你眼中的月亮，在墨西哥的眼里是太阳，不是吗？”他好像调侃似说。

公鸡在不停地啼叫。

“很不错，你的房子、院子……”希庇阿诺说道。

凯特没吭声。

“你不喜欢这房子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这儿无事可做。”她答，“他们不让我做什么。我扫院子，他们嘲笑我，我做针线活，——又不愿做。这是什么生活！”

“看书！”他边说边看着她的书和杂志。

“书里没什么好东西。”她说。

希庇阿诺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你想做什么？你不想看书，也不愿做针线活。你可知道阿利泽那印第安妇女，她们织毯子织到最后总要留下一块，作为灵魂的出口。我一直在想，英国是不是把她的灵魂织到她的毯子里去了，关到她制造的所有东西里面去了；在那些东西上，她没有给自己留下灵魂的出口。所以，她没有灵魂，灵魂关在她的制造物中。”

“可墨西哥根本就没有灵魂，”她说，“正如颂歌所唱，她吞下了绝望的石头。”

“啊！你这样想？我并不这样认为。所谓灵魂只是人的产品，如毯子上的花样，织花样的过程是有趣的，一旦织完

了，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墨西哥正在开始编织她的灵魂，也许从卡拉斯克开始。你不信卡拉斯克吗？”

凯特迟疑了一下，说：

“卡拉斯克，是的！我相信他！不过，他做那些事有什么意义——”

“事实是他在墨西哥，他在努力做事。你为什么也不参加进去？”

“我？”

“对！你！卡拉斯克不信没有女人的神。你为什么不能成为克斯卡埃多神庙中的女成员？成为女神！”

“我？墨西哥神庙中的女神？”她神经质地笑了一下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我不是墨西哥人。”她说。

“但做女神很容易，”他说，“与卡拉斯克先生和我在同一个神庙。”

当他闪烁的眼睛看着她时，激动的脸上有种渴望，古怪而难以捉摸的神情。凯特几乎是下意识地直觉到，他有种征服的野心，她自己已成为他强烈追求的一个目标，一个点燃了他印第安人的本性，并使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达至绝对的目标。

“但在墨西哥神庙中，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女神，”她说，“因为我有点怕墨西哥。卡拉斯克是可敬的，但恐怕他们会毁了他。”

“那就努力去帮助他吧！”

“怎么帮？”

“嫁给我。你说你无所事事，好，那就和我结婚。嫁给我，从而帮助卡拉斯克和我。他说，我们需要一个女人和我们在一起。你正合适，你会有许多事要做。”

“我可不可以不结婚？”凯特说。

“这可能吗？”他简单地反问。

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

“但你也看得出来，”她说，“我还有什么热情再结婚呢？所以，我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确实有点怕墨西哥，他们的黑眼睛让我害怕——让我身心都陷于惊恐之中，他们身上有种可怕的东西；而我可不想让我的灵魂生活在恐惧中。”

他沉默着，令人难以捉摸，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注意到他脸色有点似乎有点阴沉。

“为什么非要不可怕呢？”他说，“可怕的东西确实存在。对别人有所畏惧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他盯着她，渴望的眼光在闪烁着；她觉得很压抑。

“可是——”她十分困惑。

“你对我也有点儿怕——为什么要不怕呢？也许我有点儿怕你，怕你的眼睛，怕你的手；但这很好。”

凯特迷惑地看着他，她只想逃，逃开这可怕的接触。

“适应它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你的生活中有可怕的东西，那就适应它。嫁给我，你会发现有许多东西一点也不可怕。更何况，所谓可怕，恰如杏仁糖中的芝麻粒，没有这芝麻粒，杏仁糖也就没什么可吃的了。”

他坐在那里，看她的眼睛闪闪发亮，似以一种古怪的、令人费解的逻辑谈着。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欲望似乎是个人的、肉体的，然而又好像与他无关。她觉得，对于他，她有着另一个名字，另一个自我——或属于她的非自我；那另一个名字也许应该是——比如说是——依奇帕波罗多，她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是个陌生的自己。

然而，事实上，确实是他以自己的意志改变她。

她困惑至极，他使她意识到嫁给他的可能性——身体方面的可能性——一种她以前从未想过的东西。而另一方面，她确信，嫁给他的不是她，而是她之中的一个奇怪的、她不知也不拥有的她。

他在使一种沉寂的热情复活。

“我不相信，”她说，“我还能结婚。”

“先结婚，”他说，“然后你就知道到底能不能了。”

她觉得有点冷，回屋围了一件棕色的西班牙披肩，上面绣着银白色的丝线；然后，又出来坐回原处，手不安地抚弄着披肩的边饰。

他对于凯特确实有些可怕，甚至可恶。但她不愿对自己承认她只有怕，而没有一点勇气。她低着头坐在那儿，软发和披肩都微微下垂，和一个围着大头巾的印第安女人差不多。他看着她和她的大披肩，眼睛闪着怪怪的、浓浓的光。这披肩也让他着迷。

“那么，”他突然说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什么什么时候？”她抬起头看着他问，目光中有几分恐惧。

“结婚。”

她看看他，差点惊呆——他想得太远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也没有勇气拒绝他——几乎是本能地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。

“八月？八月一日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确定不了。”

突然，他脸上显现出忧郁之声，又有几分怒气，那是印第安人的忧郁与愤怒；但马上，冷漠又取代了一切。

“明天去一趟扎米塔培克好吗？”他说，“卡拉斯克要和你谈谈。”

凯特一直想见卡拉斯克，一直想。

“当然。”她说。

“很好！明早和我一起坐车去，好吗？”

“我很想再见卡拉斯克先生一次。”她说。

“你不怕他，是吗？一点不怕，是吗？”他说，古怪地笑了。

“是的。他不是纯粹的墨西哥人。”凯特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他骨子里是欧洲的。”

“真的？我想他是。”

她振作精神，说：

“明天我坐船去，坐阿伦舍的汽船。我十点左右到。”

“很好！”希庇阿诺准备离去。

他走后，她又听见广场上的鼓声，是信克斯卡埃多的人在集会，但她不想去了，也没有勇气去。

躺在床上她还没有摆脱刚才的恐惧与不安。她透过窗缝看到外面的明月，听到如脉搏一样的鼓声。她感到压抑、恐惧，她算计着怎样逃走——她想她必须逃走，她可以收拾好东西，马上离开，先坐火车到曼查尼鲁，然后，乘船到加利福尼亚、洛杉矶，或旧金山；她可以突然离开，逃回一个白人的国家，在那儿，她又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；太好了！——对，就这么定了。

夜深了，鼓声息了，她听到外面艾兹盖勒的脚步声，他在她门外的阳台上睡下了。一片沉寂，只有几只公鸡对着月光沙哑地啼叫，屋里，有几只萤火虫在飞。

她，在不安和恐惧之中，睡着了，睡得沉沉的。

真奇怪，她早上醒来精神非常好，六点钟了，阳光从窗缝射进她的屋里。她从床上起来，打开靠街的窗子，透过铁栅栏向外看：小街在花园围墙的阴影下延伸，花园墙上，是从里面伸出的翠绿的香蕉叶，再高处，是棕榈树的大叶子，缝隙间，教堂的两个白色的塔尖儿露出来，塔尖儿上是两个十字架。

小街上已经开始忙碌了：几头大母牛慢悠悠地往湖边走，一头小牛跑到凯特房子的大门旁，睁着大眼睛，透过铁栅，看院子里的绿草和鲜花，跟在牛群后面的农夫，不作声地向小牛示意了一下，它又继续往前走了。街上只有牛走路的声音。

两个小孩儿在赶一头小公牛往湖边走，可小公牛不太听话，总是尥蹶子踢他们，他们跑到前边推它的肩，它又用光光的头顶他们。这下惹恼了两个小家伙，他们开始处在一种